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遇大鎗嶺抵

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更給言須晚

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

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

人驅山下郵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

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嶇崟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

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

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

呼譟不已銅鉦闕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

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

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

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

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

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

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

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

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

訝遁去蹙盜顧乃得全贊歸

阿留傳

陸容

笑歡喜不知蹙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蹙盜度將階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遑訝遁去蹙盜顧乃得全贊歸

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默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終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帝於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元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舉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鬚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後度不悉記則閨門拒之家蓄古尊彝鼎敦數物客至出陳之留伺客退竊叩之曰是非銅乎何黯黑若是也走取沙石就水磨滌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斷木之歧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焉家人爲之固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撼使留守焉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澹參亭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任之終其身不棄焉傳者曰樗櫟不材

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磽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願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詰視崖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

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

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

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

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蹙盜

何景明

蹙盜者一足蹙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樓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貨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貲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蹙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貲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厲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蹙盜稱善儼乃爲我一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矣相與大

薪者弗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於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默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實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疏闊者又不爲所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於戲今之士胡不幸而獨留之幸哉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予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